

如歌行板 田园

与星星有关



阳光下的文昌木兰湾。李天平 摄

一路向北，一小时的车程便到了文昌市北端的木兰港。木兰港，古称“木栏港”，这里水深浪平，景色如诗如画。明万历《琼州府志》曾有记载：“商贾舟过最为险要，俗称鬼叫门，今航海者过此，每加提防。”历史上海况极其复杂的地理位置，今天却被誉为海南环岛“最美海角”，天气晴好时，还可以望见隔海的楼宇。

顺着指示牌，车开进了一条沙道，很快，一座高大的建筑物便出现在眼前。红白相间的塔基，笔直圆柱形的塔身，阳光之下，犹如一只迎风而立的火炬，威武而壮观。这就是被称为“亚洲第一灯塔”的木兰灯塔。该塔坐落在海拔近百米的山脊上，据说站在塔顶可以看到沿海24海里以内的船只。

塔下西侧是巨石滩，有千姿百态的巨石，有蜿蜒舒缓的栈道，还有湛蓝的天空、细软的沙滩。不时可见拍婚纱照的新人、拎着小桶小铲的幼童迫不及待地奔赴过去。塔下东侧有绿意葱茏的山岭和海天共一色的海湾，奔腾的浪花、澎湃的涛声、散落在沙滩上的小生物，都让追寻至此的人们流连忘返。离海滩不远的草丛中，卧立着一块琼州海关百年前设立的花岗岩石柱，柱身上的斑驳不堪的乱纹，似乎在诉说着这片区域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。

从木兰湾继续向东，是一条通往“风车海岸”的沿海环岛旅游公路。公路两边绿草延绵，随时可见骑行者三五成群地从身边飞驰而过，路边的驿站整洁干净，还提供游客拍照打卡的装饰物和零售商品。风车海岸沿途建有三座观景台，绵延十几公里。一台台功率不一的彩绘大风车笔直地耸立在沙滩上，自带着傲人的霸气，仰望巨大修长的扇叶，你越发感受到自身的渺小，忍不住要走近它、触摸它却又害怕它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场落荒而逃。不是所有的风车扇叶都随风而动，远远望去，优雅和不语并存，灵动与娴静齐现，仿佛在慢慢讲述风车与海与村庄与人之间的故事。

天很快暗了下来。耳边传来

海浪拍岸的声音，草丛里的夏虫们喊声一阵高过一阵，仰望天空，我惊讶地发现，满天的繁星，像深深浅浅的银钻，缀满了整个天空。猎户、大熊、小熊、北斗七星，平日在城里难得一见的星座，此刻都能轻易地辨识出来。苍穹如此之近，仿佛使劲儿跳跳，就能轻易够到一片云。

停好车，我随人群拾级而下，当鞋子微微陷进柔软的沙粒，眼睛已能适应夜色的黑，这才发现周遭其实有不少的人，忙碌的，悠闲的，各自占领着这片沙滩。一张躺椅、一顶帐篷、一串串橘黄色的小灯泡，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，一个人、一双人、一群人，或多或少都在谈论着与星星相关的故事。

我爬上礁石，风夹带着湿黏在了脸上，空气中又多了几分腥咸。远处的灯塔一闪一闪的，在为回家的船只引路。我再一次仰望天空，发现星星们咧开了嘴在冲我笑，一会儿亮一会儿暗，调皮得不得了。一道闪亮飞逝而过，“流星！”“快许个愿吧，一定能实现的！”在古老的信仰中，一颗星的坠落被视为一个灵魂的补充，我心中默念着，虔诚地合起了双手。

五点三十分，我被设置的闹钟叫醒。天刚蒙蒙亮，不少人已经在海边三三两两地聚集着。我从车上下下来，汇入这群观日大军的队伍。

月亮还未下去，细长的身子斜挂在空中，虚白的月光下海面跳动出时无时有的波浪。一道淡黄的光出现在海平线上，光越来越亮，泛出金黄色的光芒，平行线一点一点弯成椭圆状，周围的一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深为橙红色，海面变得清晰，看得见偶尔跃出水面的鱼和掠过的海鸟，光更亮了，颜色还在不断加深，椭圆迅速向圆靠拢。终于，太阳鼓足了勇气，奋力一跃。那一刻，光芒万丈，海天交融成瑰丽的金红色，惊艳感动之余，让人充满了温暖与力量。

蓝天、白云、大海、沙滩，木兰湾用海能给予的一切，在悠悠时光中讲述着岁月的沧桑与变迁。灯塔、风车、星空、旭日，木兰湾在自己的故事里刻画着新时代科技进步与文明。木兰湾，正以它既定的蓝图和光荣的使命，跻身到自贸港新时代的建设中，不断为我们描绘着和谐绵长的美好未来！

季候物语 陈新

兰花香



白沙打安镇合水村兰花基地里的兰花。李天平 摄

前不久，我们一众文友参观了一个被兰花簇拥的黎族村庄——白沙县打安镇合水村。

是日清早，我们从儋州市区出发，沿着儋白高速向白沙县城前进。在儋白高

速上行驶感觉特别神奇，只见高速公路像一条灰黑色的练带在崇山峻岭中铺展开去，人车在云端中穿梭往来，大有景在眼中移，车在画中行。只要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来到了白沙县城。听白沙县的朋友介绍，儋白高速公路刚建成通车不久，这条高速公路的开通，给白沙县人民解决了出行难的问题，过去从白沙县城到洋浦港或到省城海口，要绕行很远才能上西线高速公路，现在由儋白高速转上万洋高速，一个小时即可到达洋浦港。这为白沙县的民生、经济、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促进。

秋日的打安镇，阳光明媚，层峦叠翠。在兰花园导游的引领下，我们来到一个隐没于幽静山谷中的兰花种植园。步入园中，一个姹紫嫣红、千姿百态的兰花世界蓦然映入眼帘。举目望去，各种枝叶、各种颜色、各种花瓣的兰花排列出一个个整齐的方阵，一阵阵兰花的清香扑面而来。花农们正在忙碌着浇灌、施肥、修剪、嫁接、采摘工作。此情此景使我想起了孔子那句千古名句：“芝兰生于深林，不以无人而不芳”。活泼可爱的文心兰，朝气蓬勃的朝阳兰，紫色贵气的石斛兰（洋兰），或浓或淡，或素或华，或雅或艳，多姿多彩，香韵绽放！最美的还是金黄色的文心兰，也称跳舞兰，它的形状就像穿着黄色罗裙的俏皮少女在欢快地舞蹈。面对这色彩斑斓的兰花海洋，我下意识地低吟：“兰花一片春带雨，云想衣裳花想容”。身边一位文友，也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来：“晨风先发苑中兰，五颜六色次第开，百花轻牵依衣袂，轻移莲步到跟前。”

兰花集叶美、芳香、花雅于一体，它象征着高洁、典雅、清幽、宁静，与梅、菊、竹并称为花中四君子。生长在深山峡谷中的兰花，不管有人无人，都默默地散发着芬芳的香气。这使我想起为人师表的园丁，他们有无私奉献的高贵品德，恰如兰花“不以无人而不芳”的优良品质，因此孔子把兰花称为“教师花”。兰花是芬芳高洁的“教师花”，我格外喜欢，我自豪于自己曾是一名老师，是一根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。我曾怀揣深情和梦想在教育园地里当了几十年的园丁，一辈子无怨无悔。如今，众多的学生似满天闪闪的星辰，似满园里芬芳的桃李。

参观完兰花基地，我们来到一个鸟语花香的黎族村庄——合水村，村子不大，但环境幽深静美，参天古树荫蔽着整个村落。村道整洁干净，一家一户一院落，村舍都是砖石结构的二层楼房，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种满了兰花。村民们利用房前屋后种植兰花，发展庭院经济，增加收入共同富裕。

宋朝诗人苏轼称兰花“本是王者香，托根在空谷”。今天，黎乡人民在自己家乡的大山空谷中，种下一棵棵兰草，植下一片片兰花，既美化了环境，也发展了经济，增加了收入，黎家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芬芳。

当地人告诉我们，合水村是兰花最喜欢安家的地方。这里有最适宜兰花种植的气候。据介绍，到2023年底，合水村已完成500亩规模的兰花基地建设，建成全国最大的文心兰产业基地。同时推进洋兰（石斛兰）和其他兰草的产业发展。目前，合水村兰花基地种植的文心兰鲜切花经空运发往东南亚国家。这也是打安鲜切兰花，带着黎乡人民的美好祝福首次走出国门。

合水村的兰花展厅，是各种兰花产品的展示舞台。展厅里有打安兰花的3个系列18个单体，均由有生产资质且产品较为畅销的生产厂家进行合作，生产出质量过硬的打安兰花系列品牌。村民们高兴地说，在不远的将来，来到打安的游客除了赏兰，还能体验到更多的兰花之美。

当我们离开打安镇时，当地人还送上一丛能净化空气的空气草（空气铁兰），让我们在家中也能享受兰花园的幽香清远。

风物写意 了字

初冬于诗

初冬，宛如一位温婉而内敛的佳人，带着淡淡的清寒与静谧，悄然步入岁月的画卷。在这季节的更迭里，那些关于初冬的诗句，便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时光的长河中，等待我们去捧读、去品味。

翻开古老的诗集，陆游的“平生诗句领流光，绝爱初冬万瓦霜”映入眼帘。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啊！初冬的清晨，阳光洒在千万片屋瓦上，白霜晶莹剔透，如同细碎的银屑，折射出清冷而圣洁的光。诗人对这景致的热爱溢于言表，他在诗句中捕捉到了初冬独有的韵味，让我们仿佛透过岁月的迷雾，看到了那个霜花满地的世界。每一片霜花都像是大自然书写在屋瓦上的诗句，简短却深刻，讲述着季节交替的故事。在这万瓦霜中，我们能感受到初冬的宁静与庄严，它不像冬深时的酷寒那般凌厉，而是带着一种初临的矜持，轻触着世间万物。

“枫叶欲残看愈好，梅花未动意先香”，继续读着陆游的诗句，目光被那残枫吸引。初冬的枫叶，已褪去了秋日时的火红热烈，边缘开始有些枯萎卷曲，却别有一番凄美。它们像是岁月的书签，夹在季节的书页之间，标记着秋去冬来的旅程。那残留的红色，在初冬的风中瑟瑟发抖，却愈发显得坚韧。而梅花，虽未绽放，却已在空气中弥漫着若有似无的暗香。这香，是希望的预告，是冬日里灵魂的慰藉。它让我们知道，在这寒冷的初冬，有一种生命正在默默蓄力，等待着在最严酷的时刻惊艳绽放。这诗句里的残枫与暗香，是初冬给予我们的双重馈赠，既有对逝去之美的留恋，又有对未来生机的期许。

再看其他诗人笔下的初冬，“早秋惊落叶，飘零似客心”，落叶在初冬的风中飘零，触动了诗人那颗漂泊的心。每一片落叶都像是一个孤独游子，在寻找着归宿。这诗句让我们感受到初冬的萧索与孤独，它不仅是自然的现象，更能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。在这初冬的世界里，万物似乎都在经历着一场心灵的洗礼，我们在诗句中与古人一同感受着这份情感的波澜。

捧读这些初冬的诗句，就像是与古人一同漫步在初冬的小径上。我们看到了霜花、残枫、落叶，闻到了梅花的暗香，也触摸到了诗人们那颗细腻而敏感的心。初冬的诗句，是季节的歌吟，是心灵的画卷，它们穿越千年的时光，依然在我们的心中奏响着美妙的旋律，让我们在每一个初冬的日子里，都能感受到那份独特的诗意与温情。



莫奈作品《冬日太阳》。资料图